

蔡中郎文集序

漢蔡中郎傳邕博學辭章為靈紀十
齋及雜文凡百四篇傳於世傳所載
者釋誨幽冀刺史闕疏陳政要七事
金商門荅災異疏被收時表及世傳
獨斷女訓文選陳太丘等碑文初學
記短人賦總十數篇而已按唐書藝

文志洎吳氏西齋書目竝云邕集十
五卷今之所傳總十卷亡外計六十
四篇其中可疑者宗廟頌贊述武皇
平亂之功又有昊天眷祐我魏之句
蓋以宗廟指魏也又有魏武帝祀喬
太尉文稱丞相冀州牧魏主操謹遣
掾再拜祀姜伯淮碑稱建安二年卒

劉鎮南碑建安十三年薨太和二年
葬按邕本傳董卓被誅邕為王允所
害時年六十一據邕金商門荅灾異
被收表云臣今年四十八靈帝光和
元年也董卓被誅獻帝初平三年也
光和元年戊子至初平三年壬申邕
正六十一矣又初年至四年改興平

二年改建安至五年正月薨操薨三
月改建康十月禪子魏王丕即初平
四年是為二十六年太和二年廼魏
明帝之二季至是又八年計邕死已
三十六年矣按初平已前操尚在誅
卓之歲操始為東郡太守破黃巾於
壽張至建安十三年操自為丞相二

十一年操自進為魏王亦有魏宗廟
而操不得先稱魏王武帝及武皇也
其姜伯淮鎮南薨葬相後年代差遠
邕安得紀述耶是集也今既缺五卷
矣見所傳者蓋後之好事者不本事
迹編他人之文相混之耳非十五卷
之本編固矣建安黃初之文體多相

顛復不逮廣披衆集固不可知其誰
之作也偶閱而有得識于帙末天聖
紀號龍集癸亥余月哉生明後八日
海陵西齋平陽歐靜識之序

劔石道人王鏐書

蔡中郎集叙

中郎集十五卷今止傳十卷十卷中
又多疑譌難信者以是知逸亡益多
也中郎嘗欲續漢史記先成十志集
中盖有進十志表云自遭橫禍十志
不傳世所傳獨斷者疑即十志本要
也然不可億定矣集舊無精本頃與

俞子汝成校理汝成又稍稍增定顧
其籍散落既久無從蒐逸補亡耳獨
斷世畝附小說今列置卷尾以皆中郎
之言宜彙成一家敘曰邕之文博綜
羣籍究極三才自司馬遷以後世難
其儔矣此宜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
一罹罪籍身名俱滅也嗟乎旣負才

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兼哉余觀
邕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
對詔金商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
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
有餘慨焉蓋惜夫以高才禍身潔白
被污若此也嗟乎董卓挾震主之威
處羣疑之際志歆亟收時望以要結

人心耳豈復為邕計哉夫邕之舉于
卓與荀彧之辟於操一也余獨悲邕
之終不得為彧也豈所謂處死者難
與人之責邕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
制干奸人不蚤決斷是矣是矣而槩
以為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自邕之
不幸也君子恥談其志行余竊悼焉
故畧著其事實蓋曰中郎之平生有
足采者乃其集則無不頌說歎慕者
余故不備論焉

嘉靖二十七年春中月九日西京喬
世寧景升甫叙

蔡中郎文集叙

明朝列大夫系議江藩東

陽王乾章撰

蔡中郎名邕陳留郡人也文集
美于卷舊刻于吳中夫中郎
情學善文為漢季稱最今雖
亟際倂壤負童牧鴉靡不思

意欲歌頌桀桀之區制作亦少
樂况得文采無激寧非典籍之
缺然者與或曰文因人而傳中
乃文人之學乃在是以無傳
焉此又不然古人之所為焉不可
以涉表測機也彼至際百六
之危丁傷北之窮皆於屈志論

汗然為挫挽而揚雄孰美於
新莽荀武潛跡於曹瞞彼皇
安情好身哉其素蓋君為也
中即當博靈討以議即病免
及董卓崛起屢激不然勉之
以裁乃就旬日之間周歷三臺
羗均梟梟中即豈不知之至

直也固將托為心膂石至膏
骨正於批之流詞調之於宮以南
等之反復以規流之變雜社之
意蓋嚙矣光於流燼迥其心也
彼者不知半羅燃臍之慘毫亦
駢首就戮哀哉命子雲以尊象
投閣文若以九錫誅夷中即以

一彰頤節三字者皆心匪之傷
其心手漢刻一也不然毫管取
朱穉以自孤何有羔羊之舌談
楊乘之清位雅重強白之操豈
依泉以苟為矣在敏矧是曠世
逸才學無不貫來至不死必的抽
半遷石室之藏品顯軒輊勃

成一代之興亡子長所堅焉馳不
知孰為先後耳司徒久慮其
訕傷寔寘之刑滅去履紀繼
手危於世吾未也陸為思中即
風波只弔在廬去墓飛烟冷
劫增快鳴焉粒笥中白中即又
集檄陳留令保子免校准以而離

之徐令雅尚古作真起形力
任益役志以為邑之鄉先招也
裁青之竟清朱斯文乃并請
首著夫窮經取則家感免釋
別誌系之備而後焦琴辨初笛
乃情洽細事皆可略也亦未著
其事卓之心示後之人志為約

朝云齋

新都吳少策書于

武林客館

蔡中郎蔡邕傳

范曄撰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勲好黃老平帝時
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
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
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
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
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
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塚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
傍又木生連理遠近竒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

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
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
館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
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
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
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趨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
戒厲云爾辭見集中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
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
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

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
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
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
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
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
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
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疏見集中書奏不省初帝好
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

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
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對無行趣勢之
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
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
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
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
事書見集中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
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

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
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
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焉時妖異數
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
入崇德殿使日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
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
訪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

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

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邕對對見章

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

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

與司徒劉邵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

楊球有隙球郎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

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邵邵不聽邕含隱切志欲

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書見泰

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

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恩

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方不得以赦

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

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

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

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

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材高會明年

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

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

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
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
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吳人有燒桐以爨
者邕聞火烈之聲知有良材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
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
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
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以樂召我而有殺
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

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
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
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
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
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
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
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
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
侍書御史遷尚書二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

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
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
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
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
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邦然後議之卓從
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
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
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
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譙輒令邕鼓

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
邕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
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
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
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
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
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
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
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
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
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
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
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
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
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
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摺紳詣儒慕
者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充
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
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
催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
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大叙篆執祝文章表書記
凡百四篇傳於世云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
共深悲也當伯喈抱一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
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俸全
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

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
乎董卓一日入朝辟書先下分明在結信宿三遷
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
福屬有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
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
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刑典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邕
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
名澆身毀

蔡中郎集目錄

卷一

陳政要七事疏

上漢書十志疏

幽冀刺史久闕疏

荅詔問災異八事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

卷二

難夏自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爲陳留太守上孝子

薦皇甫規

薦太尉董卓

讓尚書乞在閒冗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巴郡太守謝版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宗廟迭毀議

宗廟祝嘏辭

九祝辭

答齋議

和熹鄧后謚議

東巡頌

被收時表

卷三

明堂月令論

月令問答

釋誨

止交論

薦邊文禮

祖德頌

朱公叔謚議

九疑山銘

樽銘

警枕銘

卷四

述行賦

短人賦

漢津賦

協和婚賦

筆賦

琴賦

彈琴賦

一本作頌

彈碁賦

胡栗賦

篆勢

隸勢

飲馬長城窟行

荅元式詩

翠鳥詩

卷五

光武濟陽宮碑

陳太丘碑

陳太丘廟碑銘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郭有道林宗碑

太尉橋公廟碑

太尉橋公碑頌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卷六

黃鉞銘

漢太尉楊公碑

文烈侯楊公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太傅胡公碑

胡公碑銘

胡太傅祠前銘

胡廣黃瓊頌

司空楊公碑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卷七

太尉汝南李公碑

劉鎮南碑

朱公叔墳前石碑

朱公叔鼎銘

陳留太守胡公碑

太守胡公碑銘

琅琊王傅蔡公碑

汝南周巨勝碑

彭城姜伯淮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卷八

王子喬碑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處士國叔則銘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

京兆樊惠渠頌

京兆尹樊德雲銘

焦君贊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銘

袁浦來碑銘

童幼胡根碑銘

蔡中郎集卷第一

左中郎漢蔡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陳政要七事疏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
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
司雖有解除猶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
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
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音悶謹條宜
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
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月廟祭祀追往孝敬養
老辟靡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
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
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
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
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
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

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
典庶咎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
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
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
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
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
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
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
受以責三司臣子憤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
右職以勸忠謇宜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
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
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

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
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
者憂悸音計心動也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
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
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
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
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二德營私之禍則衆災
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
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
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
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
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

復使理人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
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
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
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
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
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
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

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
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
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
人本非骨肉旣無孝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
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
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
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
僞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

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洵
洵道路太子宫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
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外二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
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
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
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
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

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
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
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
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
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
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
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
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爲郡縣促遣逼於吏
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

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
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
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
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
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
累思維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
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
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
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田法校連年往往頗有

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
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
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
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
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直達臣
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
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十月之中烽
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
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

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
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
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
所宜摺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
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
冒死罪披摺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叅以璽書補
綴遺闕昭明國體章開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
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
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
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智淺謀薄無所獻替夙夜寤
嘆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
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贍杖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
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
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
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

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
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殺之不可驅
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
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惟問其故云避三五
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
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
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
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五之
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起兵尚奉

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

音愛 礙同

邪昔孝景時梁

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
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
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刺史
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
州豈顧三五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
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
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
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

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獨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悽悽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六

荅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飈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中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為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荅聖問精衷變易征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

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夫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守衛整威權機不假

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充務焉詔問曰五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恠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在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

入宮勅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
臣竊惡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來入
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卽故大
將軍梁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
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之禍未至殿
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
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群陰
太隆群下並奏強盛也建太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
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
燕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
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恠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
輅軫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卽位將
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
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
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
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

全而引本步
同古今異也

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王不榮夫牝雞但雄
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
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
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
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
卽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髮御政與政之原
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詔問曰卽祚以來災青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來不
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
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
潤下則河流清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
聖躬致齋旬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災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
正晝而見臣聞災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
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國強皆
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災惑主禮
太自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

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
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

詔問蝗虫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
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
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
損求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
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
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
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一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
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
墮諸侯強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
坳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
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礎棄法之咎則
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
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詔問曰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
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

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
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
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
在公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
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
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
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
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
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

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
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罽寺紛降目前欲使陛下
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
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卽祚以來官中
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侯於帑
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
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竊權藏晦惑
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
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

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為至戒
論者疑太尉張顛為王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
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
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充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
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
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
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玘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
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為陛下先群臣引退以
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

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

太尉劉寵忠實守田音細志愾音劈至剛直並宜

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

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

六逆陞階增則虛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

雕琢大臣也又尚方玉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

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

可戲也宰府孝廉查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

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為並以書疏小文

其美應優游
若但道先帝
三公有短小者
道是特宰相持
其言居位十數
當此之際有德
其美我執輕得
人引朝廷淺
書不至若目
成斂手中外休
莫不取紀禁不
得之若道德
云也
其廷接自成
圖寫諸廟以
神群臣慘夏
自危非典口之
其美不進悲

卷中下集

卷一

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
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
踴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
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
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
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
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
姦仇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
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
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
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
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踴躍鳧藻謹奉生頭
酒九鐘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
極通遵大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顛顛昂昂如珪如

蔡中郎集卷第二
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蔡中郎集卷第二

漢 陳留蔡邕著

明新安汪士賢校

六三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
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
春足以掃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
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
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為破鮮卑中郎將使

匈奴中郎將南單于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為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為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貴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

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穎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穎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苟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强者作寇邊輿之患手足之疥癩也中國之困曾背之癰疽也其不可一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吕后甘棄嫚書之詭於是何者爲甚是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奔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虫豸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乃欲越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

漢書補八原按

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
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
必未克挾疑者必未敢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
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
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
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
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乎時變且
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
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
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救有不可勝言者
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
猶棄之况以彰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
宜止征伐之計今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
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
其要遺業猶在文章俱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
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七

漢書補八原按

四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復稱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纒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去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卽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自歸喪所臣爲設食但田麥飯寒永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機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以及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况未

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曜彌
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
臣邕頓首頓首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
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
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溫匈
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
敞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

護羗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
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
召之寵先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搜討即
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
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蕪進簡前勳
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慙愿
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
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
以廣振鷺西癰之美臣以頑愚忝污顯列輒流汗墨

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唯
陛下留神省察臣豈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
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
丕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
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丙魏載于史籍國遭
奸臣孽妾制弄土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
浸以不振威移羣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

故大將軍慎侯可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
羣凶遘難兵起亂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辱
社稷傾危太尉邵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
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意激
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奪擊醜類漏刻之
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河津身率輕騎長驅印
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塗炭之禍然後黜
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賴祉及至差功行
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

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月七日卓又
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嘉寵之至下乖
群生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勲也惟陛下益隆委
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
願謹陳狀臣邕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讓尚書乞在閒冗

臣謹按漢書高祖受命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
期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嬖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
流埋沒太尉郿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
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節文舉
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
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
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
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
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非千秋職不狎練加以
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
大業委政冢宰大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令
日禪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

尹尚書張喜已歷九列魯旭侍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况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以守滂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

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吠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闕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

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
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慙惶累息無心怡寧
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
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
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音祖禰非臣
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
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
恩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
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

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

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
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

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搃旗之功小有音國獻

其首曰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

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

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

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

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

之德政遇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
煩慮亂喘呼吸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
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臣忝自繁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

才憂心灼爇

音喧
上聲

耳目昏冒忪

音中
驚也

蒙蔽罔累息屏

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
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
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國

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鑿帶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
踧踖無心寧止况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茸闕何以
居之且晏嬰辭邾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
之以爲異美夫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
臣不敢違矣飭虛以距上旨疑確音之誠與神明通
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
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

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驚惶失守非臣
敢安恆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
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
關執籥不意錄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
遷爲衆所恠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
後已臣猥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
入省闈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
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
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棋石枰蓮香
瓠子黎飴汁器圍廬誠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敕
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
緣有事荅稱萬一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
蒙省許慙結屏營踧躅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
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士長遠江山修隔
頃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
不閑職政宣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
必以忝辱煩污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助絕
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叅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社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叅以亡爲存衍以存爲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敬馬之誤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爲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

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祉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在世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

闕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
愚竊議不足採臣等頓首頓首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其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
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
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
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
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
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

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
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
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慎寢
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日齊宿敢用潔牲
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音香合嘉蔬香其醜
齏音差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外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
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

年于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六
答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官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七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群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唯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王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災扎薨為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

振驚渤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_音之聲皇太后

音希

之聲皇太后

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
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
衣不粲英饗人徹羞膳不邁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
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
儲峙不施遐方斷能侏離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
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紆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
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
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核東觀閣學

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
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
取爲茲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錮之十年追崇
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
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爲政政
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乞求厥中刑
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
發不寢徒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
闈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于康乂叛虜蜂集

賊害邊陲永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
斃徼外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
頌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
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群司流
思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
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
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
繼國之祚正三王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
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
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
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
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爲
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
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
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
古在漢廸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音道六龍較五輅

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曆厥中月之六辰備天
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六五 被收時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
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
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
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
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
命所有竊自尋按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

皆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
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
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
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
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齋詔事者誘臣使言臣實
愚戇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
欲荅上問救惟異爲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
言者當必然臣陛下不念忠臣直者宜加掩蔽誹謗
卒至使用疑懼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

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群臣杜口以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累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日橫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陷以快言事厭副其心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壹入牢檻當爲箠楚所迫趣斂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飡爲百姓自愛臣邕死罪